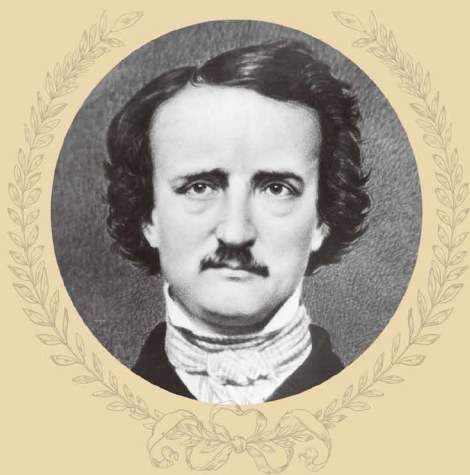


侦探小说鼻祖 / 科幻小说先驱 / 短篇小说大师 / 十九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小说精品

黑猫

(美) 埃德加·爱伦·坡 著

李罗鸣 罗中途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爱伦·坡小说精品：

# 黑猫

（美）埃德加·爱伦·坡 著

李罗鸣 罗中诠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伦·坡小说精品: 黑猫/(美) 埃德加·爱伦·坡著;  
李罗鸣 罗忠诠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11-3443-2

I. 黑… II. ①埃…②李…③罗…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6578 号

HEI MAO

黑 猫

(美) 埃德加·爱伦·坡 著  
李罗鸣 罗忠诠 译

责任编辑 宋 玥  
封面设计 高修远 樱 织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张川蓉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3443-2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19 千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4.5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 【引言】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en Poe)，所有热爱推理悬疑的读者都对这个不朽的名字耳熟能详；而在文学史上，他也被认为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又被称为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恐怖小说大师、唯美主义者……

爱伦·坡的小说，以永恒的死亡为主题，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死亡的感伤，亦与哥特小说死亡的纯粹恐怖有差异，当然也不同于现代主义死亡的荒谬。他是独一无二的——以繁复的笔法，渲染诡异恐怖的气氛，勾勒离奇的情节，以及那个亦真亦幻，令人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世界。

你手里的这本书，是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最新选本。它不是你排解无聊的消遣，也不是文学学术的探讨；只是一种体验，体验经典带来的心灵震颤，在大师的带领下共历死荫下的癫狂。

**你将读到大师的经典名作：**

《莫格街谋杀案》开创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其中的杜宾先生被称为文学史上第一个侦探形象，他会一直在《玛丽·罗杰迷案》《被盗的信》中伴你解密；

《黑猫》《厄榭府的崩塌》《泄密的心》是最精彩的震撼人心的力作，有着死荫下心惊肉跳的体验；

《丽姬娅》《贝蕾妮斯》《莫雷娜》这些美丽的名字交错而至，以免你在彻骨的寒意中将美人们混淆，毕竟《丽姬娅》是爱伦·坡自认为最满意的小说……

你还将读到这些作品，在其他的选本里也许你并没有注意到：

《艾洛斯与查米翁的对话》是一篇让你惊讶的科幻小说，两位亡灵的对话讲述了彗星撞击地球毁灭全世界的经过，死亡悬在全人类的头上，一步步逼近，宏大的笔调书写了世界在死亡面前几乎可以称得上壮观的癫狂，人类“实在”地陷入了某种象征式的处境；

在《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失去呼吸》中，我们的大师摆出了现代派“等待戈多”的架势，死亡以荒诞的形式呈现，理性的思考只是惘然……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爱伦·坡的小说恰好走到了交会处，具有了一种极致的美，那是一朵死之奇葩，在黑色的死亡阴影下癫狂地舞动，幻化出一片奇异的美景，给百年后敏感的读者带来难以言喻的心灵的震颤。

编者

2008年4月

莫格街谋杀案	……	001
玛丽·罗杰迷案		
——《莫格街谋杀案》续篇	……	031
被盗的信	……	070
黑 猫	……	089
厄榭府的崩塌	……	099
丽 姬 姬	……	117
泄密的心	……	133
你就是凶手	……	139
椭圆形画像	……	153
瓦尔德马先生病例的事实真相	……	157
死 荫——寓言一则	……	167
威廉·威尔逊	……	170
红死魔的面具	……	189
贝蕾妮斯	……	195
过早埋葬	……	203
莫 雷 娜	……	217
艾洛斯与查米翁的对话	……	223
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		
——一个含有道德寓意的故事	……	229
陷坑与钟摆	……	239
失去呼吸		
——一个布莱克伍德式的故事	……	254
埃莱奥诺拉	……	266



## 莫格街谋杀案

不论海妖唱什么歌  
不论阿喀琉斯混在女孩堆里  
用什么名字  
不论是多么难解的谜  
也总能猜破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称为分析能力的智能，其实跟分析并无太大关系。我们只是根据分析的效果评价分析能力。大家知道，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如果在这方面天赋异禀，总会把这个当做乐趣的源泉。就像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特别喜好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就喜欢所有复杂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就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他感到趣味无穷。他偏爱猜测难解的谜题，琢磨难以理解的文字；而解开疑难时显示出的智力对普通人来

说，似乎不可思议。他是运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果，而这确实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

如果精通数学，最好是高等数学，似乎最能激发这种解决疑难的能力——就是所谓的“解析”——这似乎是最理想的一种叫法了，但其实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才称为解析。计算并不等于分析。比方说，象棋选手不是费力分析，只在计算上费脑筋。因此，一般人认为的下象棋对智力有好处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并不是在写论文，只是在一篇有点奇特的故事前面写下一段毫无章法的文字作为开场白而已；因此我要趁机声明，在不太需要卖弄的跳棋上使用更高的思考能力，比用在需要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易见效，更为有用。在象棋里，每个棋子都有各自的古怪下法，都有变化无常的用途。这些只不过是有点复杂，却常被人错认为深奥。下象棋时必须全神贯注，如果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必然输棋。象棋的走法又多又很复杂，因此产生疏忽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赢棋的总是精神最集中的而不是最聪明的棋手。相反的，跳棋走法死板，变化很少，因此也没有多少出错的可能性，因此相比而言，棋手无须全神贯注。双方棋手相遇，更聪明的就一定不会输。说得具体点，假定下一局跳棋时，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就没什么疏忽的风险了。这样，如果双方水平相近，显然只有善于动脑筋的人，每一步都考虑细致才能取胜。有分析能力的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设身处地地从对方角度去考虑，这样常常能看出唯一的应对方法。有时这方法实在简单得可笑，但诱使对方犯错或忙中出错，这种方法常常最为有效。

惠斯特牌戏向来都以能培养所谓的计算能力而闻名。大家知道，凡是智商超常的人，显然都特别喜欢打牌而且乐此不疲，而不是在无聊的象棋上浪费智力。毫无疑问，绝对找不出另一种同样性质的游戏像惠斯特牌这样需要发挥分析能力的。出色的象棋选手最



多只是擅长下象棋罢了；可如果牌手精通惠斯特牌，就能在一切重大的钩心斗角的场合取胜。我说精通，指的是说非常熟悉这种游戏，包括了解一切合法取胜的方法。这些方法花样种类很多，而且往往藏在人的心灵深处，一般人根本无法了解，如果能够注意观察，必定有很强的记忆力。所以全神贯注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肯定非常出色；而且霍伊尔制定的牌戏谱中的规则（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非常容易了解。通常人们认为善于打牌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记忆力超群，二是根据规则应付问题。不过万一遇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就正好能看得出具有分析能力者的水平。他悄悄观察，进行推论，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程度，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因此，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非常必要。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就不分神推断牌局以外的事。他观察搭档的脸色，仔细与对手的脸色进行比较；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的不同脸色，计算王牌和大牌。所以他必须一边打牌一边察言观色，看人家的表情是自信还是惊讶，是得意还是懊恼。从各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所需的资料，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估计赢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墩牌。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辨认出人家的真实目的。对方随便说的言语，牌偶然掉下，或者不巧被翻开时，对方赶紧掩饰时的表情是焦急不安还是漫不经心；在计算赢了几墩牌，考虑这几墩牌的布局时，对方的表情是窘迫犹豫，还是焦急惶恐——所有这些，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向他提供了足以查清真相的蛛丝马迹。打了几圈牌，他就充分了解了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从此以后胸有成竹，每副牌都打得好，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摊在桌面上似的。

然而，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高智商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

析的人一定智力超群，可是高智商的人却往往特别不善于分析。高智商通常能从推理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骨相学家把推理能力和归纳能力归结到独立的器官上，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可我觉得这是根本错误的。智商近似白痴的人身上往往能看出这种原始能力，因此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普遍注意。高智商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但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实际上，很容易看出，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做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18××年春夏期间，我在巴黎结识了C·奥古斯特·杜宾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富贵之家——甚至确实是名门子弟，但因为命运的捉弄，竟然沦落到非常贫困的境地。生活的重压使他意志消沉，他不再发奋自励，也不想重整旧业。多亏债主留情，让他承袭了一份残存的遗产，靠这点微薄的收入，他精打细算，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实际上，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弄到的。

我们邂逅在蒙玛特尔街的一间昏暗的图书馆里，两人都在那里寻找同一本珍贵的名著，相同的爱好使得我们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他用法国人谈论自身的彻底坦诚，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小史。他的渊博知识也使我惊讶，他的狂热，以及他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时时唤起我内心的激情。这正是我在巴黎日以继夜寻求的东西，我不由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实在是无价之宝。我坦诚地向他吐露了这种想法，最后我们决定合住在一起。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像他那么拮据，所以，由我付房租，把市郊圣·日耳曼区的一幢地处偏僻、年久失修的旧宅租了下来。这座房子荒废已久，相传是座凶宅，但我们对这种迷信不屑一顾，把房间布置成阴郁沉闷又富于幻想的风格。

如果世人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准会把我们看做疯子——尽管可能是对人无害。我们彻底地隐居起来，不接待任何来客。我对以前的朋友都严格保密，没有告诉他们我的隐居之处；杜宾多年在巴黎也是无人认识。我们就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癖——除了怪癖，我还能叫它什么呢——那就是为了黑夜的魅力而迷恋黑夜。我也不知不觉染上了这个怪癖，就像染上他的其他怪癖一样。我喜欢在浓黑的幽夜里狂放不羁地驰骋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尽管夜神不会总是与我们同在，可我们总会想方设法，把她留在我们身边。天刚破晓，我们关上古宅里所有的大百叶窗，点上一对浓香的小蜡烛，只射出诡异的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看书，写作，谈心，让灵魂在梦幻的境界里驰骋。而一旦时钟报告真正的黑夜光临，我们才胳膊挽着胳膊，穿过大街小巷，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四处游荡。在人烟稠密的城区，在闪烁的灯光和幢幢黑影中，品味着只有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的无穷的精神刺激。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叹服杜宾那种奇特的分析能力。这时的他似乎也巴不得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如果不完全是卖弄的话——他毫不迟疑地承认其中的乐趣，笑嘻嘻地跟我吹牛说，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脑子都像开了天窗，一看就透。他常令人吃惊地直接指出我的想法，证明他说的全都正确。这时的杜宾神情冷漠，两眼发直，平时颇为洪亮的男高音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他思路清晰，出语沉静，听起来真像是在发火呢。看到他这种心情，我不由时常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切实的分析能力，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看了我刚说的，请别当我在讲什么神秘小说，或者编什么传奇故事。我对这个法国人的描述仅仅是激动心情、也可能是病态心理导致的结果。可是要说明他在这种时候说话方式的特点，最好还是

举个例子。

一天夜里，我们在皇宫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两人都明显地陷入了沉思，差不多有十五分钟谁都不声不响。突然，杜宾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个矮小的家伙，真的，要是让他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那当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由于我正全神贯注地沉思，所以开头根本就沒注意杜宾其实已经介入了我的思想。过了一会儿我回过味儿来，不由得大吃一惊。

“杜宾，”我严肃地说，“我真搞不懂了。不瞒你说，我非常吃惊，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你怎么知道我正在想……”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知道我在想谁。

“……想桑蒂里，”他说，“你为什么不说了？你刚才心里在想，他个子太矮，不适合演悲剧。”

这的确是我刚才考虑的问题。桑蒂里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鞋匠，因为酷爱演戏，便企图在克雷比荣的悲剧中扮演克尔科斯的角色，尽管他尽心尽力，却只落得被冷嘲热讽而声名狼藉。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失声惊叫，“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看透我的心思的？”事实上，就算拼命掩盖，我还是免不了露出惊讶的神色。

“真正使你觉得这个鞋匠太矮，不适合演悲剧角色的，完全是那个卖水果的人。”我朋友答道。

“卖水果的！你真让我吃惊——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人。”

“我们走进这条街时撞到你的那个人——大概十五分钟以前。”

我想起来了，刚才从C街走到这条大街上时，的确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一大篮子苹果，差点儿把我撞倒；可是这跟桑蒂里有什么关系，我真弄不明白。

杜宾脸上丝毫没有吹嘘的表情。他说：“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

了。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你的思路吧，从我跟你说话那时候起，直到碰到卖水果的人为止。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关键词的顺序是——桑蒂里、猎户星座、伊壁鸠鲁、切割术、街上的石头、卖水果的人。”

生活中，不少人有时会偶尔回想一下自己的思路，怎么会突然想到某件事情上的，通常回想是件非常有趣的事。第一次这么做的人，发现自己开头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难免感到十分震惊。听到杜宾说的话，我还必须得承认他说的都是对的，真是惊讶得不得了。然后他继续说道：

“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们刚才走出 C 街之前，一直在谈马。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一转到这条街，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个大篮子，匆匆从我们身边擦过，把你撞到一堆铺路的石头上，石头堆在正在修补的人行道旁。你踩到一堆松散的石头，绊了一下，差点儿扭伤了脚踝，你显出生气或者恼怒的表情，嘴里咕嘟了几句，回头看看那堆石头，就又默默地往前走了。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你的举动，但近来我总是特别注意观察。

“你眼睛一直盯着地上——满脸不高兴地看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所以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等走到那条叫做拉马丁的小巷，那里的路面已经铺好，他们用实验性的方法，使得切割成形的石块交错咬合在一起。这时，你脸上露出笑容，嘴唇微微嚅动，我毫不怀疑你在嘟哝‘切割术’这个词语。我知道你在自言自语说‘切割术’的时候，不会不联想到原子，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再说不久前我们讨论过这问题，我跟你提到过，那位著名的希腊人的模糊猜想实在奇特，竟然在最近的星云理论中得到了确认。想到这个，我就觉得你肯定会抬头望望猎户星座大星云。我希望你这么做，你确实抬眼看了；这时候我才认定我完全抓住了你的思路。昨天的《博物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作者拼命讽

刺挖苦这个皮匠，说他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姓名。还引用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就是这句——

只有毁灭旧的，才有新生。

我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从前写做猎户星宿。我知道你不会忘掉这个星座，当然也不会忘记相关的一些讽刺性的解释。因此，显然你肯定会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里。当我看到你嘴边掠过一抹微笑时，就知道你一定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你想到那倒霉的皮匠成了牺牲品。这之前你一直弓腰驼背地走着，可这时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因此我断定，你是在想桑蒂里个子矮小。这时我便打断你的思绪说，那个家伙——桑蒂里——个子实在矮小，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这之后，我们翻看《法庭公报》的晚间版，被下面一则消息吸引住了。

**“离奇谋杀案——**今晨三时左右，一阵凄厉的尖叫惊醒了圣·罗克区居民的美梦，这声音显然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来的，据称这幢房子只住着莱斯巴尼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莱斯巴尼小姐。本来大家打算以通常的方式进屋，结果只是白费时间。过了一会儿，人们只得用铁棍把大门撬开，于是八九个邻人陪同两名警察一齐进了房间。此时呼喊声已经停止，但正当这些人冲上第一层时，又听得两三个人粗声粗气的愤怒争吵声，声音是从楼上传下来的。他们跑上第二层楼时，争吵声已经停止，整个房子寂然无声。这些人便立即散开，逐个房间查看。搜到四楼后面的一个大卧室时，由于房门从里面反锁，不得不把门砸开。闯入之后眼前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在场者无不大惊失色，毛骨悚然。

**“房内凌乱到了极点——家具全部被捣毁，散乱地抛在地上。**

房里仅有一个床架，床垫已被拖开，扔在房间中央。一把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上面血迹斑斑。壁炉边有两三大绺又粗又长的灰白长发，上面也沾满鲜血，仿佛是被连根拔起的。地板上有四枚拿破仑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汤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还有两只袋子，里面装了大约四千个金法郎。墙角放着一张书桌，抽屉全被打开，显然遭到过搜劫，不过里头还放着许多东西。床垫下面（不是床架下）还有一只铁皮小保险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插在上面。箱子里除了几封旧信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外，什么都没有。

“房里看不到莱斯巴尼太太的踪影，但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于是大家便搜查烟囱。说来真可怕！莱斯巴尼小姐的尸体，竟然头朝下从狭窄的烟囱里被拽了出来。看来，尸体是从狭窄的烟囱里硬塞进去的，尸体还没有凉。仔细检查发现，皮肤多处被擦伤，无疑是往下硬塞进烟囱时造成的。脸部有许多严重的抓伤，咽喉部有黑紫的淤血块和深深的指甲印，看来，死者是被活活掐死的。

“大家彻底搜查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再没有发现什么。大家便去了房子后面铺过地砖的小院，在那里发现了老太太的尸首。她的喉咙完全给割断了，当人们试图把她扶起来时，头竟掉了下来。她的尸体和头一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完全不成人形。

“关于这个可怕的凶杀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第二天，报纸上又补充刊登了一些详细报道：

“莫格街惨案——许多有关人士已受到与这个异常恐怖的事件相关的传讯。”（“事件”这个词在法国的含义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轻率）“然而，传讯结果仍未为本案提供任何明显线索。下面是证人提供的一些主要证词：

“保琳·杜布尔，洗衣妇，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有三年，其间一直为她们洗衣服。老太太和女儿似乎很和睦——彼此很有感

情。她们工钱给得不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莱斯巴尼太太可能是靠算命为生，据说有些积蓄。不论去取衣服还是送衣服，从来没有遇到过别人，肯定她们家没雇佣人。好像除了四楼，其他房间都没有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商，供称：近四年以来，他经常卖给莱斯巴尼太太一些烟叶和鼻烟，数量不大。他在此出生，并一直住在附近。死者和她女儿在发现尸首的房子里住了六年多。以前，房子里住着一个珠宝商，他将楼上房间分租给形形色色的人。房子是莱斯巴尼太太的产业，因不满房客如此糟蹋房屋，便亲自搬进去住，不再出租。老太太有些孩子气。六年以来，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次。母女完全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据说有钱。邻居们说莱斯巴尼太太是算命的——但他不信。除了老太太和她女儿在此出入外，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回，还有个大夫来过八九回，仅此而已。

“其他的邻居，证词大致相同。没有人长期出入，谁也不知道莱斯巴尼太太和她女儿有没有什么亲戚。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后面的百叶窗总是关着，只有四楼后面那个大房间例外。这是幢很好的房子——并不很旧。

“伊西多·缪塞，警察，供称：大约凌晨三点，他被请到这幢房子来，当时门口有二三十个人，正在设法进去。最后是用刺刀撬开门——不是用铁棍。这很容易，因为这是双扇门或折门，上下都没有门闩。尖叫声一直不断，直到强行把门撬开——尖叫声突然停了。好像是某个人，或者几个人在愤怒地吼叫，声音又高又长，不是又短又急。证人带头上楼，走到一楼楼梯口，就听得有两个声音高声争吵——一个粗声粗气，另一个尖声尖气——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他的话还听得清几个字，肯定不是女人的声音，听得清说的是‘真该死’和‘活见鬼’。尖声尖气的那个是外国人，不能肯定到底是男是女，听不清在说什么，不过



想来是西班牙语。至于证人对室内情况和尸首惨状的供述与昨日本报所载相同。

“亨利·杜瓦尔，邻居，职业是银匠，供称：他是出事后首先进入房子的人之一。所供与缪塞大致相符。他们刚一进门，就把门锁上了，以防止闲杂人等进入。尽管深更半夜，门外照样一下子就挤满了人。这个证人认为，那个尖锐的声音是个意大利人，肯定不是法国人，也不一定是男人的声音，有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意大利语，听不清说的什么，不过听语调，估计说话的是个意大利人。证人认识莱斯巴尼太太和她女儿，常与她们母女说话。可以肯定，那个尖锐的声音不是她们发出的。

“奥登海默，饭店老板。他是自愿作证的。他不会说法语，通过翻译进行询问，他原籍阿姆斯特丹。路过那房子时，他听到了尖叫‘救命’的声音。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大概有十分钟。声音又高又长——悲惨而恐怖。他曾随大家一起进屋，确认了前面各位证人的供词，但有一点不同。他肯定，发出尖锐声音的是个男子，而且是个法国人，听不清说了些什么。那声音又高又急，乱七八糟，说话时显然是又气又怕。那声音很刺耳——确切地说，不是尖锐，而是刺耳。粗声粗气的那人一再说着‘该死’、‘见鬼’这两个词儿，还说过一次‘天哪’。

“儒勒·米诺，银行家，德洛雷纳街米诺父子银行的老板，是老米诺，供称：莱斯巴尼太太有些财产，某年春天——八年前——莱斯巴尼太太在他银行里开了个户头，常去存些小笔的款子，从没取过钱。死前三天，她曾亲自去取过四千法郎的款子。这笔钱是以金币支付，由一个职员送去她家的。

“阿道夫·勒·本，米诺父子银行的职员，供称：莱斯巴尼太太取钱那天，大约中午，他带了四千法郎金币，装成两袋，送莱斯巴尼太太回家。大门一开，莱斯巴尼小姐就出来，从他手里接过一